

大題三萬選

公孫上

大賢不屑以齊臣自許相許者真齊人見矣夫孟子嘗路魯之為國必斥也乃且以是相許是誠齊人見我且戰國有孟子學宗洙泗者也一切富強之術今詐之謀皆賴而弗屑通則凡遊其門者立志必卓操識必深持論必大有以知聖賢之事業斷非庸庸小補者流所可製長而較短豈至震乎流俗聞於唐近而懷懷之淺陋一矢口而致被請於師門也乃公孫丑之問則獨異夫且學於孟子者也孟子之抱負齊人縱不知且必知之孟子之襟期齊人雖不知而疑之且必深知而信之則雖生於齊長於齊識見必超乎齊人之上矣何為當路一問竟以管晏相許也噫是何陋哉彼蓋謂學士高談經濟而濶疏窮窳賸鉅書而體鍊遺義夫子固為猷猷著者也則隆特注於明廷當必與顯上名卿策維賢相奇勳共著研常而不難後先輝映者丑於此竊私衷祝之抑以為儒生侈語隆平而法制紛更當大任而一籌莫展夫子固指置裕如者也則精勤名於海濱當復觀冠裳盛會機角與歌偉綢同銘朝野而不負夙昔襟期者丑於此竊拭目俟之曰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是以管晏望孟子者而未敢必孟子能管晏也噫斯言也斯意也微特豪情醒醒竟不知帝師王佐大儒之學養有真而待立門牆來由化其功利之私猶是臨淵之氣習抑且才識拘虛既不知地經天名世之規模自大而周旋几席竟輕測乎師儒之量不免賢哲所鄙蓋孟子曰子以管晏許吾子真甘居齊人者矣晚近而抗談皇古鮮不謂登三咸五論議半屬浮誇不知非誇也天民大人之業建樹自有真耳孰意子之囿於齊也耳所聞者管與晏之名目所親者管與晏之事縱居不乏詩書之化而驚以為盛則曰寡二少雙歟以為奇則曰超前空後同聲附和不便知有國召之陸葵生三代後自命何如庸眾稱之無足怪者儒者述之為足異也顯顯者真齊人見我叔季而侈語平成或且疑德禮政刑措施難免虛誕不知非誕也幼學壯行之志生平自可徵耳不意子之限於齊也若紀載於簡牘管與晏並列聽流傳於父老管與晏交推縱豪傑或生鄙薄之思而震其虛聲曰青州元老矜其餘緒曰海岱偉人極意揄揚豈尚有禹罪之盛乎請聖賢書所學何事舉世推之不足責譽吾徒惑之殊可駭也嗚呼者真齊人庸哉

大賢所自許於齊者固迴出門人所擬外也夫管晏之以霸顯稱也而丑援之以期孟子亦知王齊若反手乎且夫高自期許之言聖賢所不道而晏無容姑託於謙遜至令人降格求焉而自詡其力之所能至誠以世俗之見無當於高深故管晏之德不妨於直任也管晏子久於齊亦銳銳乎需需矣旁觀者特未知其以齊而宏遠謀者果居何等也於是門弟子若公孫丑者乃竊竊然以管晏之功進推丑之意豈不謂管晏者得君行政赫赫一時豐功偉烈輝煌千古齊之士大夫未有能繼其前轍者故舉是以為孟子顯乎然而昔之人有一比擬乎管仲而無不悅若曾西者又何以稱焉甚矣丑之為齊人也齊人則祇知有管晏齊人則祇知以君霸以君顯為莫大之功烈而不知其卑為已甚也嗟乎士君子以韋布之身無尺寸之相自顧亦執乎小耳及流覽觀史冊見有若高山乘馬之經綸功在一國矣夜費兵車之號召功及天下矣即不然而嘉謨傳於奕世取聞溫於鄰封此而謂大夫大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其誰不羨焉而孰知自孟子言之乃真有不足顧者且真有所不足為者哉何也以齊王猶反手也夫以齊霸以齊顯如彼其專行國政如彼其久乃庶幾得志焉獨至於以齊王也反若有極天下之至便而不持再計決矣使誠如孟子之言則其說無疑於其說矣

震齊臣之功者欲以其功許大賢也夫孟子嘗路而僅以管仲晏子自許乎且則謂功至斯已極也豈復言之曰用世者才也才者權也其有世而無用世之才則才不備有其才而無用才之權則才不備有其才又有其權而不極古人之才之盛者以月衡才才終不奇且當一極盛之才於管仲而未能相若也乃觀夫子而竊有幸焉夫子欲用於齊久矣齊之相黨大子殷矣且重望夫子因重望夫子當路於齊以夫子抱負之奇何難得位而建富強之業順事權不憾斯矣其縱橫耳設也禮隆世變齊君舉國以從必如何而使臨淄而臺之邦再振雄風於表海以夫子位置之高不勝隨俗而效顰之術惟管仲未終難言夫利濟耳說也屢誌評述夫子東時而仕必何如而於大難龍之外獨存偉績以匡世丑且所以許大子而難當也蓋非管仲晏子之功不可兼併之自命也豈可駭不以自難前人之勳業莫非後人取法之端以管晏不世之才建立初不在一劍一刃而有志者事竟成已往之成規不妨作今之新政則也夫子必任之而不疑也雖敵之克樹也惟自審必無不當且占之奇勳無非吾人分內之圖以管晏非常之業姓名并不在一鄉一邑而有才者自為之平居之屬望不姑在他時之有道也夫子必為之已熟也夫大功之震古鏗今必當在人耳目之間管晏固其見其聞者矣惟人若有管晏人目中無管晏而湖之聲管晏之功通焉雖再觀也自有夫子而管晏不能專美於前即有管晏而夫子不妨歸時於後夫子而當路乎即以夫子作管晏可也而得不期重期之大振功之信今傳後者必獨出人意見之表管晏則絕無後有者矣顧人不放效管晏人必不能忘管晏遠而計之覺管晏之功效赫赫若前日事也自有管晏而夫子儼成格之可循賴有夫子而管晏幸流風之不墜夫子而當路乎即以管晏例夫子可也而能不遲回慮之夫子自審之可復許乎

管子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廣慶書院謹 胡鈞

即齊臣之功以擬大賢哉齊之賢也蓋孟子不為管晏五
豈不知若然則齊之賢以觀斯不姑以管晏進矣此復許之問
所由來歟若曰且之辭與國以來雖已久矣猶憶國之中有賢猶
相與相輔而前賢之賢也夫無復繼起焉不知世無非常之林
自無非常之賢苟有間生名世既將何利於茲哉自能復繼
於當世雖曰復起古今人豈不少也且於是不能無疑於夫子
矣夫子嘗語於齊夫子之所可稱者固自有在然獨不思齊之
中國有卓絕一世者哉夫不有管晏子之功哉論管晏之賢氣
列國所重也世所輕也而齊君臣故高恭管晏之外惟一晏嬰之
外惟一管也則則道遠於先朝而世有國焉雖雖雖前而步
武管晏之勳名策士所為生所無然而齊人民仰而望者皆
之復祇一晏嬰之先祇一管也則則宏猷於往代雖雖雖有
誰堪繼道遠於先朝而世有國焉雖雖雖前而步武管晏之
學壯行之願祇屬空談一旦得位事時將隨地而變矣不難
與夫為一國立富強之策此亦世之苦心也而遂遂數百義
先後或成相望之身長民稱世之懷通久未訓一旦宣佈化將
經邦抱抱抱似不妨姑從權變為一時濟世利之休此亦望往之
殷懷也而後落一二人古今遂合同符之契以言復許可乎吾
非不知道高德重方將與策並列復許倍倍以期昭明臣民之
會合然而道遠非備備祇在臨渴與春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乎策策今試從權變之德而思觀公侯中朝野之德德德德
攝姑大執不拜手而揭偉績夫子而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復有管晏與其亦可稱職無德也非不知望重才德方將與伊
呂齊周召並駕以駭龍鳳虎之休德然而德德德德德德德
安覆下德德士安全有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而忽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夫子而仰往哲也蓋管晏雖往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也亦可復許乎故以質之夫子

管子晏子之功 道生堂稿 鍾聲

乃為當路者驗其功而齊卿之功可測矣夫管晏之功亦何足觀
乃且欲以功驗孟子能不即管晏而論其功乎且自古人己後而
後人遂謂古人以獨有其功則必藉口於不傳古人之權位耶不
知後人即借古人之權位而試問古人為何如古人之功為何
如如意謂人其功其功其功其功其功其功其功其功其功其功
論則已不知古人之功為何如矣夫子嘗語於齊正夫子立功
之日也而亦思先夫子而立功者不有管晏子哉論高才賢命
轉而有餘而功不足陳也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
管晏而復下數千人遂拜手而揭無前之偉思實德非無功而
語以天下才則未幾復慶亦有功勳而謂為民之望則不逮一自
管晏當國而臨淄七萬戶遂交口而頌不朽之宏猷其矣管晏之
當路於齊也管晏不自以為功而管仲之功已赫赫矣晏子不自
以為功而晏子之功已奕奕矣夫不生管晏於戰國之時而徒使
天下道遠行之願祇以自誇功業其引而望管晏者乃自為
夫子淵之而歎當曰吾平夜上卿之禮夫子猶為乃動省刑佩
仁人之言天下共濟其利晚近來無德治如二臣若功蓋管晏
管晏而不世出也且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論則之匪德人不振管晏於春秋之德而徒令天下抱孔顏之學
問以觀視功名其德心而德管晏者乃自為夫子計之而後知
當日者年則色以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為管晏史內少誇人如兩無德功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且將追其功而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然以得而惜也管晏至今不泯其德衣衣管仲去而德德德德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管子外僅有晏子之功也晏子外僅有管仲之功也而幸也管晏
去今未遠耶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高留遺訓先世之成規是在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功也晏子後必無晏子之功也亦可復許乎故請諸夫子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德華集 沈秉鐸

生於齊者固於齊其入良足耶夫使齊果有人且亦何惜為齊
人乎乃今則直以齊自國矣故孟子斥之曰天下有自命不凡之
人則地以人重而人不以地限於是制之以人而不得也聖之以
地而不必也蓋其言雖微見有超出於尋常萬萬者而吾國有疑
於子孟子非生於齊者乎雖生於齊而不欲以齊人目子也抑耶
泰哉豈無德德之奇以齊之久齊人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過人乎不常尚固於齊也且復復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齊地吾何故輕曼夫子而能多謀齊者或者有補於子也乃今
則有以目子矣道物不城地以生於自古一鄉一邑而有生賢
聖之人則鮮不為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之濟亦誰不樂測其系排也乃子於齊則何如乎使以齊始而不
以齊終則齊之人亦將推而進子以為此固非齊之所得而私
而何以一聚以齊德子之面目不啻為齊呈而曲德君子常居方
以辨德自古或出或處而有轉德風俗之休則解不為德德德
指其處而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乃齊於子又何如乎使居於齊而能為齊重則齊之人必且表而
出子以為是固非齊人所得而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德不與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於德德之流子則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而生於齊也吾何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方引子於遠大之德而子自居於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而而益以形齊之德則齊之不辛而復有子也吾國德子之未免
為齊人也今而信其誠齊人已嗟乎廟大雅之林而猶見德德
德德於德德之問高拔德德入身位之德而不求德德亦惟等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斥所知之小見此外大有事也夫管仲之事業一齊人之事業也且所知者祇此所不知者夫豈少哉且吾儒與人家國不當自命為三代以下人也其事業法三代以上之人其事業當追配三代以上之人其胸襟識見則又當抗擯三代以上之人而論三代之上之人否則識圖乎今論圖乎後世無當於幼學壯行之志也管仲者齊大夫齊人之但知管仲而論之固宜吾不意子之志門而亦不能出齊人之見也管仲之志固高而山之仰仰雖有海迹矣不謂為一身端趨向師範初不在齊為百世建事功何志何則仍任齊也所知何小也讀書金前古之賢唐虞之際操心源流不謂論論開萬古之胸襟期遠掩蓋論一朝之權識力亦常也所如何阻也然則子無他長也知管仲者子而已矣千古功名之際斷不因有管仲而判判則感吾觀如氏之興也益推益遠里衛子氏之盛也苗湖仲應伊尹今雖時移世易而佐佑台若永懷良師嘉表正者永途而後知其人不以時代限實其人未嘗自限於時代也若管仲者則自限於齊也何為乎徒知之也從來輔佐之勳亦不因世運漸污稍分升降吾觀武王之隆也厥有周旦召奭王之興也厥有方叔召虎今即人往風靡而言永清者必推其緒金中興者必溯其勳知其業不以隆污異其業未嘗稍異夫隆污也若管仲則自趨於異也何為乎僅知之也吾亦知管仲之為齊國傑也特以當路期登而祇知有是是為管仲所應知夫失政在東運之始春秋其始之微周道虛頤頤之憂吾知匪風齊桓之遠聲聲外正多事矣奈何自域見聞也已矣子長為海之人而已矣吾亦知管仲之為晚近才也特以當路期登而僅知有是是以管仲為極矣夫治而富教漸加吾知賢人之志為却而懷德家備吾知聖人之心管仲後宜無祖述奈何自固方隅也已矣子真為臨淄之人而已矣

管仲而抑管仲言有足述矣夫或人所言子路管仲不可同日語也明甚然非管仲又孰知所畏者在彼而所幸者乃在此耶故為且述之曰人之自處莫不各有其真也不得其真而或則處之於高又或則處之於卑則在我終歸於庸定而在彼亦有所不極古來賢者間者漫沒於庸眾人之微似可憐道哉子知管仲乃就比子於是夫比子者豈真無人而云管仲耶獨是吾以為不足道而子願藉藉道焉哀兩者未有以決也庸詎知時人中已有方人如彼者乎且子以為為不可奪而我願以為卑之不足為論其說孰從而信之又庸詎知古人中先有實據我心者矣蓋管仲諸曾西與或人之佳復矣或之問曾西也始則曰與子路孰賢再則曰與管仲孰賢於管仲之先而言子路則或人固非但知管仲者也然何以子路之外必及管仲似或人猶未能離乎齊人之見也則吾又不識或人之視曾西也高乎卑乎如其高視曾西也則是此曾西於子路不得已而及其他如其卑視曾西也則是此曾西於管仲而姑借子路以發其端也然自曾西聞之一則驚然而一則曉然其竟無者何也以為子路之學於孔氏言必稱先王行必規大過吾先子周旋其側且猶不數易之況吾言不逮先人而莊莊其固陋而漫列於賢人君子之林乎此其所以驚然而不安也其曉然者何也以為管仲之出而國君在上則為我所為為歷年則沒齒而後已此誠千載一時不遇之佳會卒奈何名為天下本而徒發其小廉以自見於山高壯民之篇乎此其所以曉然而不屑比於是也而吾獨思夫或人者方謂曾西之賢不得之於由必得之於仲又孰意其二若總無一當哉雖然由前之說舉吾徒而上之猶可言也由後之說抑吾徒而下之不可言也或人無識為或人者何多乎假令如齊人所云沾沾管仲而不先之以子路之賢則吾猶恐曾西之曉然而不悅者益復不勝也

聖門重道統其以管仲賢可述焉夫曾子與子路同學於孔子而曾西又宗曾子之傳者也或因或問而稱先子之所畏不可見道統之重乎孟子若謂子生也晚未得為孔子徒而私淑諸賢之遺訓每不禁因發生感因感生畏矣今試為之遙溯焉其一堂依學術之統後人守家法之正者稱得之於管仲諸曾西也子第知管仲晏子誠以子路長管仲學子之當路於齊也然亦知仲尼之徒之可畏矣何言乎仲尼之徒畏仲尼之徒則以仲尼之徒固當畏仲尼之徒者也何言乎仲尼之徒畏仲尼之徒則以曾子國長子路者也曾子何畏乎子路於其孫曾西之言見之曾西何言乎則或以或人曾西子與子路孰賢問也今夫天人有非常之變而曾西有非常之盛若若子路者上之木當納忠效信有招搖遠之策自結主知次之未嘗出謀發慮有攻城野戰之功聲施列國下之又未嘗招聯進能發蒙上當取尊官厚祿以為交遊光榮其一言服邦不過小試之兆三年治道無與大道之行或人一問將稱有見於子路之無足畏乎而抑知畏之者固大有在也齊者之崇儒在道德不在勳名故諸事堂經綸未隆當代而平日之操持學問早已起同堂恭敬之思儒者之宗承重家學不重世情故雖歷禍亂未若宋鉉而偶憶先世之教友良朋無敢存一時輕量之念不然曾子固聖門高弟也一貫之傳吾輩少能與聞也內修七政外行三至不讓於治國之才知方之界也曰吾身不下於閭閻則事雖收躬耕志志承徵不減於雄冠則佩百里負米以事親也而又何畏乎子路曾西又何為驚然稱吾先子之所畏以對或人乎吾於是知曾子之畏子路者畏其友之善學聖也曾西述先子之所畏者畏其先之所畏以明道統也是皆仲尼之徒也而或人烏足知此

氣充詞沛筆力遒勁

首蓋賢者以相儆其所知若有遺矣。曾西與子路賢雖不同均之賢也。孟子述或人之問不較且之所知為優乎蓋謂凡舉古人以勸今人必舉勝乎今人者以相儆亦人情之大較也。夫古人不以當縣令人而例今人者貴於從乎其類則雖持論定意不專屬於一人而必舉聖門最著之人以為標起其所知也。姜肱一妻矣子第知曾西是子以子之所知者為賢也。子之視夫子何不若或之視曾西哉。或之於曾西也相與者諒非一日曾西之自命英豪也。或知之矣知其自命不凡特以互諷參觀者使之反求其品概而設身處地恍若從卜氏投匭即明投匭之外以自託知人且素忿者亦非一蹴曾西之抗懷前哲也。或知之矣知其抗懷有存則從相提並論者豈能姑舍乎儒林而度理揆情不妨沿回騰執也。師商執愈之詞以自居知己此或之問乎曾西所由先舉子路歟。入節流俗之見以相士則平生識鑒不無提提而交彼蓋見夫推冠劍佩未垂廊廟之勳名而意中有高子子路者商推又嫌於去職則何如投此為例儆其軒輊之攸分乎。是問焉者不滿於子路而姑以之試曾西也。此非或之意也。人既與先賢之裔相周旋所聲氣應求不敢輕言吾輩誠見夫總謂設設同衍尼山之道脈而意中有下子子路者對舉似覺其不倫則何如先其所難靜鑒其品題之何似乎。是問焉者重視乎曾西而首推之以子路也。此則或之心也。然而吾不敢謂或之真知子路而始問其孰賢也。天下之能為子路者幾人願以遙遙相望之曾西與追隨而繼轍而折御之亦欲使曾西抱之兼人之勇欲使曾西爭之真知子路者若是乎。或蓋謂酬知率爾本不及風浴之雅惟吾子素有傳聞當已得諸想像則意在發凡將於子路核其真並微於曾西探其實也。或之揣測亦機哉。然而吾不敢謂或之不知子路而姑問其孰賢也。天下之可擬曾西者何限遲以行行自負之子路與戰短而絮長而忠信之懷若以子路為真明決之概若以子路為程不知子路者如斯乎。或蓋謂治賦優為何必非春秋之人惟惜吾子分同私淑庶幾少為誦頌則辭雖曾及非謂子路之虛絀未定正以觀曾西之於子路向背何如也。或之位置亦慎哉。至問曾西之對而始及管仲或豈僅知有管仲哉。

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熊則吾子與曾仲曾國清尊先賢者非自小不次降格而商所與也夫稱先子之畏特不敢營子路耳未嘗欲以管仲自處也何或人乃降格而擬所與乎今夫聞名賢而生畏心者必不輕於所與者也乃念先人而致敬退讓者謹而彌光而即處佐以相擬論品者況而愈下則君子固畏其所當畏而庸外之人幾疑其不擇所與矣曾西聞子路而竊然也非以仲尼之徒無道極文子路論仁不取管仲其堅然而不雜其心誠而無偽其人品並高而難及與故即重其辭不但以為己之所畏而以為先子之所畏也事不足以深人之景慕則畏心不生若子路之取信於小鄉固不待懷遠招撫而已服人於千里之外也素行宛在曾子愛之深幾愛則畏之也切志不足以動人之敬承則畏心不起若子路之惻知於千乘更不待連卿執盟而已化民於醇族之中也風靡可馴曾子敬之至矣敬則畏之也真此曾西所為仰體先子之意而即以尊子路乎今天卑以自牧在曾西應有此意也而取法乎上在曾西亦未嘗無此心也其所以不敢不畏者雖以明後進之恬適其所以尤稱先子教實以見家學之淵源豈真以聖賢為不可學而遂不暇擇人與豈真以典型為不可溯而欲無是高論與使或人而知此意則必不更擬所與矣何乃降及於管仲也從來庸人之論事恆遷易以求其立說之能工前此推許太過似覺言大而夸矣使不少為貶損焉所擬或終不當也故於子路之下擇一不及子路者而始以管仲試之流俗之鄙人每參酌以觀其志向之所從以彼謙讓未嘗既不啻認其實矣使不別為商榷焉則詰終無由定也故於子路之外求一異於子路者而聯以管仲卜之其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固已抑管仲矣固已明知管仲遜於曾西所畏之子路矣但以曾西既不敢自比於子路則不得不降格以求耳豈知曾西之對其言恭而有禮正以平日學子路之學故知之獨真而必致其尊崇乎

竟義周治詞旨清脫

論河傳比則久也
 擬人。不於其術。且即所臨者。一計之為。夫管仲偶居行此。適且久者。也曾西不著於管仲。故即其所行。而先計之。若曰。人之所提乎其人者。必視其自命為何。如人即不現其自命為何。如人亦常思。所特以相擬者。所遇為何。如主所歷為何。如時而後。可以知其人。定其人。而彼人以例此人。不惟是輕以量人。而不計彼之遇主為何。如階彼之應時為何。如遠也。而繼子路而問管仲。管仲殆賢者乎。堂下卿之禮。首推高國。若不取自專也。修太公之策。利敵無虞。若垂之永久也。昔吾發鄒嶧。縋索位間。齊人頌桓公之政。若皆曰。得管夷長。夫夷長天下才在淺見者。未嘗不精古而徹。梁曰。時無管氏。二百餘年之史。無色矣。子也。守先人之殿。當不能博取卿相之榮。以有所建。白蟻傳無奇效之管仲。遂甚異焉。雖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就管仲論管仲。子若以為難能。而以子比管仲。子則其有所不屑乎。也。讀數行書。自待不薄。況子先子受業。聖門。門間一費於古人。之所以為學。及其所以為治。若無不得其指歸。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子小子夙夜祗懼。惟恐貽先人羞。若自比於管仲。則未曾有。今夫時命之說。彙錄所不言也。理數之理。聖賢所難強也。聞管觀士君子志在匡時。經綸素裕。而君不我知。相不我識。其禮沒不報者多矣。即或倖邀一命。而猶當銘鐵。雖屈長材。幸與同升。而附庸先提。終屬短絀。迨至羅諸。執事上而老矣。笑。無能為矣。夢師策遠塞叔忠。而見疑。執禮說諸。卻收用之。未竟。古今來。得君行政。蓋若此之難於事。且久也。以觀管仲。尊為仲父。寵為亞卿。其待君也。如彼。獨相桓公四十餘年。其行乎國也。也。又如彼。措施無所掣肘。輔佐應云有年。其所遭之隆。孰能及哉。乃考其發迹之由。又何悲也。射鉤出此。堂卒生囚。刑條之人。無足比。然予之所不快於心者。猶不在此。撫金縢曰。易牙關之。非離離間。而君不聽。說陽朋。趙叔。豈乏順能。而行輒聽命。是管仲之得君幾如。此由齊氏榮則。豈久也。是管仲之行乎國。政幾如。舜之相堯。而之相舜也。天下之信任專。而又久者。孰如管仲。哉。其如功烈之不足道何。

何曾此子於管仲

墨華集 莊曉堂

後所擬之不倫不覺其詞之屬矣夫管仲之此亦何與前言大相
刺謬乎何者管子之起之而備之也雖然曰天下不入耳之言
十常八九而斷未有五尺童子所差概乃出諸口以方諸人如今
日之廟廟以予為何如人先始以先賢視予謂予之抗心希古取
乃逐焉故予於天忽焉又墮予於淵耶予以先子謝爾爾謂之
持端甚高耶詎知料爾之一言以為知不能料爾之一言以為不
知耶處乾父坤母之中固宜學帝師布王佐置身在庸耳目目之
外乃不員七尺之軀耳爾何知予自來變受言以來未聞世間
有管仲若狂也而坐春風魯也而餐化雨先君子之風流如可接
越世爾孔子則一切亭亭物望猶將如之諫之顧乃諫之而
斯言何為至於我生處夏商周之世自應三三帝四三王表業
在參天兩地之間則庶乎獨有千古耳爾何謂予子輩絕口不言
之人不問可知為管仲者治內也而暇天保治外也而懷柔撫古
君臣之景運尚可知也如有王若則諸凡噴噴人口是者諫之放
之顧乃諫之諫之較曾不知其甚矣固奇才傑出遠過前人而
或有時自比管仲者尤將有取焉至問其心之所安則又莫然不
屑矣予不能為比管仲而實大乎管仲之人則毋論為管仲而
不肖自比於管仲之人不意予素心有未能其自者是謂之客也
豈無自修多材固知擇而曰伊曰周且曰管者蓋亦大焉哉至
若其堂之所成則又莫然自失矣予雖不敢高比伊周而反至不
如管仲之事而究不敢下比管仲而無備視管仲之心孰知天下
事有大操不熊者是爾之妄也然則人謂管仲天下才也予謂管
仲何足比也爾知管仲果何如也
去唐存液機致環生有竟到筆隨之妙

管仲得君 以齊王

新齊集 何成麟

追論專且久治之卑宜王齊之挾所以為夫仲之得君事行政久
宜以齊致王也乃功烈之卑為孟子所不願不可觀王齊之挾所
以乎今夫人要賢事君苟得身國約聘不望其至主於王道也
乃有委任既得其權莫建鴻猷於上國而惟挾持之有具可與
業於一邦則殊數輔治之不足以樹人當類者何如圖治之時
其惟我振旅也管子以管仲不足比誠以桓公之世無論豎刀不
能以齊王也馬牙不能以齊王也開方不能以齊王也即隰朋且
不能以齊王也鮑叔牙亦不能以齊王也實須無更不能以齊王
矣管子仲者治於高樞綽綽時不患以齊王也而使相後宜以
齊王受因時不患以齊王也而管仲後宜以齊王況公子糾殺欲
王齊而不相以齊王也忽忽而後宜以齊王若仲得君非
不專也非仲以齊王而誰以齊王若仲得君非
而誰以齊王者乃藉其功烈之卑若彼也而或何以齊王比於是
哉夫使仲能據其一匡之勳得君即不專尚可以齊王行政即不
久尚可以齊王將三十年王臣不下聘者榮其王齊之基四十載
列邦無私爭者固其王齊之業彼曾西且欲為仲矣而孟子何不
顯乎吾見不以其君能以其君王若仲後百餘年繼君之暴其
難與媲美也此何待後之思王齊者之復有人也無如仲抵盡其
九合之功得君雖專不難終不能以齊王行政雖久如不終
不能以齊王繼衣裳之會諸侯若六究非王齊之謀兵車之會諸
侯若三究非王齊之德是皆西早不為也而孟子豈獨顧乎吾知
也此所以後之思王齊者之大有人也夫思王齊者何許人也五
子也孟子與管仲世之相去遠矣雖見戰國時務縱橫排闥者雖
得君不能以齊王這刑名法術者雖行政不能以齊王是即管仲
之流亞也亦即晏子之流亞也顧管子天下才也即晏子捨人雖
為之執轡所欣慕焉使當日均能以齊王何至孟子始述曾西鄙
管仲之功烈即隱惜其不以齊王復因公孫丑稱管仲之霸更
難論夫以齊王也何也以齊王是易易事也而豈待得君尊哉而
豈待行政久哉

管仲得君 卑也

草新集 丁光曙

綜核齊臣之遇其才不副也夫得君專而行政久遇之隆也功烈
之卑非才不副耶引曾西之言曰千古有獨隆之隆遇必有獨絕
之勳厥必有獨絕之勳辭乃不負獨隆之隆遇士君子鑒衡人
物欲觀其勳猷之大小當觀其際遇之隆也其際遇多也而其勳
猷未大者委靡不遂時功名關乎氣數也其際遇多也而其勳
猷未大者治功固近然事未裕手原也則如管仲是矣子以管仲
比子子殆謂管仲之功高其與匹也殆謂管仲之烈大其與京也
曾亦思其得君行政何如耶管仲有才不遇之隆也而遇
委權之不重實有主知偶隨而馳驅感激旋踵已昭世之勳斯
即信任不深而勳名自不淺也而則夫信任之獨深也雖能素
格不忠數施之不廣而忠實執之無期當有大任甫膺而定傾扶
危崛起已定中興之業斯即事權暫託而勳業且常昭也而則夫
事權之久託也而管仲何如者劉衡濟世之謀有大用者必有
大效四十年計從言聽倚任切則樹立宜高苟其本正係以為治平
將九合會盟變而為百年樂利安知功昭天壤而唐虞三代不復
見於青海北河碩輔匡時之異有奇遇者必有奇才十二會兵車
冠戴推布深則報功宜盛苟其本天德以行王道將相得禮
而為摩義漸仁安知編著旂常而伊傅皋謨不再生於臨淄耶
胡為乎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如彼其早也吾
於是有所感矣英雄沈淪異井即欲備推權展其致澤而無由而
乃帶約釋怨遇獨盛於三義書社崇封寵更隆於二臣朕合以若
人幸生斯數大材其懷才待試之忱想必有幼學壯行而不以府
海官山為奇蹟長民輔世而不以連帥數里為榮圖又何至如彼
之卑不足道耶升庸方任以大權廟廊祗崇以小補治術過於心
術功勳隘而品格亦狹賢聖若死山林即殺誓假谷柯表厥殊猷
而無自而乃堂堂車服因乘國約者數十載矣即既會辦政柄者半
生矣脫令以若輩特出此時一展其濟世安民之業想必有膺
去殺而內政軍令之法無足觀道一風同而山高車馬之書不
讀又何至如彼之卑無高論乎布此已非旦夕而治化生驗
事功本於性功勳烈卑而人才皆爾爾何曾此子於是耶

為高伯俊者猶其遇因修言其專且久焉夫得君行政即管仲之當路於齊也其專且久如彼不遇之極隆哉且士之沒沒而名不彰者大抵皆抱負非常而觀於道隆者耳乃有聽信奉案案倚任隆而約術獨秉指施宏遠威權重而機密常參受采邑者三百戶居宰執者四十平試為之測厥生平可謂明哲相國世一遇君臣之際何其盛也願以予比管仲將毋以管仲之得君行政人皆謂其法彼者哉從古無四叔周之同而堂皇餘生信任特於高國知優崇備到齊中無此榮施也縱受下卿分安繼而論世者尚援仲父之號抑基遺德從古無來倫推重國之隆而亞卿重聲名永播於臨淄知相位當齊臣中無此寵選也縱城書小報復及郡封而考古者恆援管仲之德修其指理以言得君蓋如彼其專也以信行政蓋如彼其久也自來史臣義類皆為國恩深重細稱惟願蓋任有獨舉而心數自惟也以管仲君心委任固不言聽而諫行初何論哉那以從簡書體尊而反侵地始見其得君之相遇匪疏也夫固可感恩知己者矣抑凡願名流莫不惟相事攝行設施未遑其在位不久即布化多謫也以管仲政府端居常任要約而列軸又何論哉十三而盟先兆非九年而會卒矣始見其行政之效曰孔長也夫固非夕豎晨升者矣若於管仲才具開創之初惡難到平或感望曰隆無效啟君心之思或經緯而無端難相之權沒沒而繫之幽囚矣沒沒而出之隱隱沒沒而加之各誠矣若與政父搜其聖安聖得與行之專且久也若管仲則不然其學然後後二守不能分其寵民恆受賜三子不能拔其權數十年勤相國家天若別創一絕無僅有之遺使雖仲者修陳之以為快其際遇一何隆也彼各柯其後者尚何言哉吾於是為稱管仲者告守成之朝正和頤處或食士得赴寧輜而散在備覽或對泚無常公府而贊同傳金浸假而權歸近侍浸假而動息宿將浸假而瞻寵寧衡樂君與政通際其際更何論專且久之竟如彼也而管仲則平道矣三策而流大君不視若仇讐四維是張舉國不鄙為迂闊半生來躬居廊廟大若數罪以千載一時之遇使美仲者悉數之以為奇其身名一何泰也彼抑塞久居若何幾絕哉

還主甚隆顯為霸佐解矣夫使事權莫屬斯亦管仲之懷也乃如披其專其得君尚堪稽口乎且人等為天下才也不患邦家之多事而患人主之多疑至人主而亦疑不則却顧傍徨必無以自效重臣也以厚策驅之國士也以廣人蓄之將是才者或多傾軋斯懷才者用是憂傷即論才者亦拘仰低徊而為之太息如管仲異已偏比乎於管仲不知予亦豈知仲哉今天三代以上有奇遇者必有奇才三代以下有奇才者不必遇奇遇揆高果伊呂之經綸也身雖樵枵志猶沈沈而三三三沐之榮忽來自三戰三北之懷也身雖樵枵志猶沈沈而三三三沐之榮忽來自三戰三北之懷也感於管仲之得君也然吾見世之得君者多出班超而為班超者欲其行遠東而進良謀事期獨斷我大君亦願安承教誨奉社稷以從一旦參諸廷臣有以為遂登有以為非若紛紛同提於眾議而中止即微力爭以明己意安見一博之能勝眾咄咄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此忠智之臣所由難於聖明也其是得君之難言事也獨至於管仲之得君則大不然夫桓公一中注耳而任賢勿疑雖聖明王無以異其時國高二守祇効其職軍權諸人祇實其治為引本由紀叔未聞其預約聖後猶有刁狡不敢妄生譏問仲以一身為將為相為師為保舉盛廷之濟濟師帥惟其所左右主治者桓公而輔治之權實惟管仲專之縱其委任之廣狹無論也其寵遇之特加已如彼學問之深淺無論也其委任之特舉已如彼無牽制無阻撓人其贊其才智之奇吾惟其委任之幸也抑吾聞之桓之於仲學而後臣桓不能為免舜湯土已視仲為禹皋伊呂矣夫三代之人而忽逢三代上之知遇即起仲於九原而問之當亦無遺憾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

不為者即以其黨門人猶豔稱之焉夫使管仲不儀以霸稱何不可為之有孟子志同於曾西正以其止於霸也丑乃復豔稱之耶且春秋而隆治道不復近古而一二高世主之君尊征伐主會盟赫赫以霸業為號呼自有霸而治道衰矣聖古治者方謂霸之得罪於前人而乃藉藉焉稱道勿勿何為者如公孫丑以管仲期孟子意中揆一霸其君之見以來者也使霸之說可以動孟子則為管仲者不自孟子始矣彼曾西非孟子比乎而雖然不悅之抱何曾比子之說何亦有不屑為者乎蓋約舉壯行之願吾嘗之於荀說彼管仲者不過一霸者之臣耳功業如彼其卑曾西之言即孟子道中之言也曾西卑之而不欲為即孟子鄙之而不願為者也何也德以其霸也且夫霸亦何如若其尊周損夷之德亦似凡有為者所共欲為也兵車之會將以振軍威衣裳之會將以主盟誓一時仲父之象名聞中夏內而軍國諸人外而孤僊孟明之派皆級步其後應以有為於天下則管仲在當日亦未嘗無願為之者而撥其降王為霸之心則又大有為者所不屑為也朱註鍾董之儒非所以尊王山瀉放民之書非所以治國一時遊說之士轉相效尤始為耕戰之謀繼為捍閭縱橫之術皆將義其餘風以故為而無足則管仲在今日何客有復為之志然則孟子引曾西而不顧為者正為管仲之以其君霸也而公孫丑於此一若孟子不知其九合也若而曰管仲天下才也一若孟子不知其一匡也若而曰管仲霸王佐也則重以相稱若彼破曾西之管則實也而不已並欲攝孟氏之空言曰管仲以其君霸嗚呼霸則霸矣而為則不可不量不支有書有筆出色當行之作

修陳霸圖猶是齊人之見也夫霸圖之功孟子排不知也且言管
晏以之殆被見有霸圖乎且功為列侯畏服之功非中主所能自
成也名為當時金鑒之名非庸主所能自立也亦有莫之成者會盟
秦越而北海遂嚴雖圖有助之立者臣諱行懷而東漢遂隆金鑒
君垂用臣實厚其用君乃非常之功其轉旋固甚鉅也天子
舉視管仲知管仲所事之君非彭章之宏圖已遠自動成九合
大風復見其速決初未聞排伐之辭有難與於穆陵無機問者方
物皆皆命令行地則會非若而服而強固極乎招提懷遠之盛
虞而之雅奏云遠自樂名太師休廢猶得其風誠亦不聞蓋觀之
主有終溺於瑯琊太岱內指四翠雲斯一機著也則歷春秋而希
耕無名更藉以興贊補助之隱蓋其君儒然亦儒然然矣彼能
以之指誰哉今夫內有六外有三桓固家解精明之概況况
欲無厥力既足以抗衡齊晉不供心又難以處服此即勉多
將底是也君威亦第稍振也夫安必衣裝兵車之選為會也今夫
誦費弗知幾大弗察亦未非有強幹之求況歷歷奸事既易於
相掩雖滿離禍又難於大張此即三事功二患難與君難不
過偶好也夫何有尚權刑之大可稱也然而管仲竟善所以矣
謂宏猷非藉仲以施何堂草之前無建樹指令聞非藉仲以廣何
詛祝之眾忽安知霸與霸固惟二子能左右也今即雄風已漸
而奏一匡之勳猶到今而愛德修四鄰之誼直久敬以全免夫非
赫赫若昨日事乎名臣不多得矣在彼桓景二君應不有此良
佐才也而定霸無私乎其威著三十戰通顯有竟踐拜其選者
五百家顯上為不生名佐桓桓將選將諸公深維苟未產賢則景
亦與靈莊為伍知霸與霸固惟二子能轉移也今即微章不作而
張四維以謀國猶指即之陳陳九德以匡君尚記造堂之誦夫
豈碌碌無奇者乎傳烈其各若矣及彼管仲自思當亦幸有此
不世勳也而衡與與並並霸業傳車馬一書州與賦俱顯顯名載
春秋一册功烈如此而謂可卑視乎哉
不支不蓋有筆有書經籍之光流溫字裏

聖稱霸圖之功若難忘左右之者蓋其能左右之曰以桓之霸景
之顯惟管仲以之丑故難稱之而不能忘也以為人君抱有所為之
志功不得有為之臣則亦派派焉耳若夫君不必有為臣能使之
有為縱觀所及詳其君而累其臣此在史臣揚厲之體則然否
管仲居坐論安得不對豐功偉烈而數佐理之為功大也管仲夫
子不願為則不願為景子可知矣曾亦思管仲之子之君為何如
君子管仲之君桓公也未得國生有子糾之變既得國又有豐
津之劫則其斯也難況乎射鈞之役方新堂之囚未釋假令
當日者魯納伯施之言齊拒鮑叔之薦山高帶作車馬無阻懷
其於晏安誰實使健風東海乃何以一匡九合而還王臣不下
將者六七世諸侯無私事者三十戰則管仲以之之功不少也我
觀扶三扶四桓公不知知強之策也管仲導以宣山府海土滿人
滿桓公不知武備之設也管仲教以東馬車樹木樹桓公不
知求賢之道也管仲進以長目飛耳他如上封禪及卻里禾提
江淮及一茅三脊又巢穴內業版法之是易乎故齊自管仲繼
取此大創創於天下征山戎則前兒獻瑞瑞伐孤竹則老馬
識途矣使而至桓公之至無桓公之勳景景然所謂善因敗而
為勝轉禍而為福者管仲有焉其即首止之端以之官居威於境
結者不猶赫若前日也哉景子之君則景公也論世次第實難夫
兄論國勢則景公代夫則則其難也難乎桓公之強而景公之
之難又難假令當日者身殉莊公之死獨同厚史之津流連弗
荒亡不墜守景之專一執克使令望著著齊乃何以遊諸諸助
而機勢直乎中興齊同乎三保則景子以之之功正鉅也哉
觀季邱一遊景公不知撫民之苦也景子有禁對對其之問湯湯
一助景公不知恤民之勞也景子有四支從心之喻長厚一役景
公不知使民之難也景子有秋風被德之歌他如縱夜飲則立於
門登牛山則哭於側又豈僅是黃鍾之必諫乎哉齊自有景子
優度禮貌起作名顯於諸侯諸侯不不見景公之楚楚諸侯且加
禮於魯矣使卿攝以西姑尤以景公之歷楚諸侯所謂君語及
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者景子有焉或國出師之舉以之揚
君休於宇宙者不感報為感事也哉管仲之功如此

復稱霸圖臣若徒其功與名也夫君之霸圖何從其亦真夫以
之若其且哉桓桓稱管仲之功與名也夫君之霸圖何從其亦真夫以
於當代也非管仲之君不能而後發於宋越也其功與名其君
不火歸其臣也雖然何不可歸其臣之極古今來危之秋每難
一二臣匡扶之力若若功在九合君之功即其功若若名顯諸
君之名即其名若若其難在耳目者固已後先其功若若名顯諸
曰若其名若何曰顯是且用是故以管仲之說進上世無機伐之
師自管仲是也功勳更史所難述以顯於後世亦其機伐之
來者其難無以服人從正大出者其難足以及遠則則則則則
霸難乃其難於齊君則有足異者夫齊之君亦豈能自霸桓公
本中主耳而又內有刀方諸聖臣之爭權外有邢衛三與國之國
存主威營而兵威時勢不堤自難使其時其難更難於內政
胡以若輩沐之奇或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之者有管仲也脫堂堂而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之得其君成不世出之功迄今湖廣文莊穆以前六十年王臣不
下腰三十戰列陣無私事表海之雄風如昨也試時時若若若若
其能如其奇功獨刻也獨中古今洛洛洛洛之文則則則則則則
詩列碑乃以顯高矣顯顯亦有其事英明之碑從從自足法心立
委靡之朝忠言難發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有足重於夫齊之君亦豈能自霸桓公特庸主耳而又臣市錢
鑒豆區之患民傳傳者廢廢之讓上多怨而下多怨廢施難不
振使其時耕耕不耕耕不耕耕不耕耕不耕耕不耕耕不耕耕不耕
無規誰說說說之國何幸以之者有景子也寬政行而君有假
之之命投中而君能代管仲以之者有景子也寬政行而君有假
之迄今仲仲是實莊而上歌功者臨海之北分祥祥祥祥祥祥祥
之東遠之雅望猶存也宣樂問者壯登雲雲不美其盛名不朽也
哉管仲之功如此夫子猶以為不足為其

草部 蘇合

喻言王者之使以其霸顧之不足爲也夫天下莫便於反手而土
裔由之此孟子實見其然而亦借以見霸顧之不足爲耳謂且曰
子今者以當路期吾國謂濟之倚吾如左右手也乃以管晏之功
猶若慮吾之力不足以勝焉哉知吾所如而而如謂者更有什伯
千萬於是而卑卑者不足道矣子亦知吾之視王齊何如嗟才非
素優臨事或捐膺而坐困若乃以吾而用於齊則足王之本非吾
幼學壯行來所爲心雖而手實若乎機非專屬當與或制肘而多
虞若乃舉齊而妻於吾則致王之機非吾叩關仗策時所可自觀
而手端者乎誠使吾得藉手於齊而言聽計從將見不計日而奏
王靡之遠邇而又使吾得假手於吾而施行措正將見不崇朝而卜
王化之觀成無以擬之殆由反手然反則其更張之謂也取假仁
假義之爲差反而而爲發教悅安之治則所更張者在一抑然規模
見於一抑之大而經畫決於彈指之間蓋以學道之躬而進益民
社擇其要以圖之固不出吾手矣特一反之已耳而何捷如之反
則其轉移之謂也取求可求成之術盡反而而爲存神過化之施則
所轉移者又在一世然滄泆及於一世之遠而規爲定於指掌之
頃蓋以臨淵之勝而任以老成孰其樞以應之又盡在吾手矣直
一反之云耳而何使如之故使管仲處此吾知其故手而無能也
以內政軍令之瑣瑣而責之以大猷安必得心而無不應抑知管
仲所不能爲者我任所應舒不待躊躇而滿志也雖謂昌期不再
志士徒扼腕哉且使晏子當此吾知其束手而無成也以默可替
吾之區區而界之以重寄又將代斷而受其傷抑知晏子所爲不
及於我惟所操縱方且勝任而愉快也豈非我道將興儒生當奮
臂與子試觀跨海內安天下子元元四裔舉踵六服屏息即無所
謂折枝之細舉刃之輕猶未足以喻其不勞而自獲不求而自致
也霸顧何足道哉

樹義志堅選詞無憾洵推傑作

公孫上

且以文王之德 五句

武王周公繼之 大行

武王周公繼之 大行

武王周公繼之 大行

武王周公繼之 大行

文編集 條辭相

同文書局印

門人重稱周德而明其致王之難焉夫必有文王以開其先武周以繼其後而天下始治焉周之致王誠難矣然而且未知其故也

因舉以疑孟子曰今之修陳功業者莫不曰五帝可六三皇可四

雖不欲求諸三代以下矣然彼雖以古人之功不難見於後世究

不謂今人之業可泰然於榮朝是蓋深知古人之創業垂統之艱

已固其口而罪之氣也不意漢弟子之惑如夫子王齊以手之說

於今夫王天下者必使軍書同乎九州無一隅或阻其歷於思

澤流於萬國無一人不受其制惟軍書同是之謂治思澤流是之

謂行此非王者之德德大業也乎設使當是時一夫不親必敗然

曰吾之德薄何猶未治於天下而沛然以行也蓋王天下之效甚

紆而功之難普有如此者而夫子乃以反手之勞致之則是有神

造化無以擬其功也雷厲風行無以喻其效也夫太古以前吾不

知已若舜之承堯禹之承舜皆席康業而無為而治後世或以反

之之聖間征誅之局亦非弟子所震於若降此若魯文若秦穆若

楚莊雖幾幾乎政令行於天下而假仁假義者羞之以此言五

夫子必別有說矣得已且以文王論夫文王有宜王天下之理有

可王天下之機操保在小民愚解及離離雖坐致廢棄而無

所懈事國者五十受命者九年宜極之制禮作樂而無弗備樂如

是也則是收野可不戰而周可不居武王之同心同德無所周

公之多材多藝無所施也而文王順未遑致此蓋謂庸庸制非旦

夕之功也聞國承家受世之效也直稽當日江漢化矣竟竟尚

餘腥聞意成象相伊猶項等告君子讀書至此應疑周之藉功

澤仁將以三分有二終矣乃自丑思之武天欲示人以王業之難

難故道之又久以待武王周公之繼之也繼之而可失之也繼後

承以武王昭顯之治然後宏以官禮擴六州歸化之基無後來同

者百國傳西土怙冒之德然後章成乎兆民曰大勳未集乎小

子其承厥志此之謂也世之論者徒見武成作多方時無毫無偏

道王之道來王來事近天子光以為周之德行於天下何其大同

也而豈知百年以前猶未如此之治哉夫文德盛矣然而莫為之

機聲應弗傳繼其如是故至今頌文王之德即稱武周之功不覺

聖以承而治始盛德行之不祿數焉夫統天下之大而化行盛治

也文豈不當有此而必出於繼而後然者豈數哉且自古聖王

國治必非徒以經理宇內之業責成於再世嗣起之人乃又安為

懷不必忘乎天下而究不得皇皇然急求乎天下迄今尚滿成周

而繼大勳之積久始光者半由兩人亦半由後人也以文之德百

年未治然則終文之世固未有大行之日也夫求大行於文以理

論之亦不為不韋服會當日者東有二之歸心收兌之全局一旦

化微明堂詳諸肅正刑革弊重書煌煌乎盛治遺教及身早

觀雖有仲子發繼序垂拱焉已耳季子且多積奉法焉已耳又何

經營焉乃自今思之則未嘗不數文之重有賴於武王周公也夫

武王周公稱大聖人蓋自厥初生民司農一脈恩十五王而後於

生有聖德之發踐此兩人豈非如尋常象賢僅抱杯棬以守而

為克家子者迨流河華而厥任為武陰兩取而克承在公而後周

西岐締造之幾越再傳而始定當此之際適逢庸庸極威感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時惟有思年天無援四鄰寤焉焉國米焉武稱

宗子公稱家相聚著於永清大定之邑而德以大行焉乎觀我

且即武周之繼其大行亦有幾幾乎未可必者夫與我小邦周克

受命故得以神降在帝之靈運延至我使上帝無錫之祥

武成率金縢有聲算之數公早就真無倫品津大會尚書空紀

即幸而武成一誥而小雅不請於前多方連屬於後又誰能保卜

世三十卜年八百終見大猷之允升也哉故丑每讀有聲一詩竊

惟論者徒美聖顯觀化之盛而不思我周一家父子積累之艱有

若斯也嗚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公而不冒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濫

大行於亦低就天下之規模相定言之也然則莫為之機如文王

者徒陰行善於岐封百里間即欲與八百侯定鼎於大河之濱而

稱為天子也其何可得歟此且所以不解夫子之別具眼見也

有不能無藉乎繼者而聖子之並生可幸矣夫武王周公皆無泰

於文王者也以此繼文王之德文王不其幸有此子乎嘗謂聖人

之後不必復有聖人此說者所發於茲為之後繼感弗傳也乃

有一聖人以為之創即有兩聖人以為之因則後之聖人誠幸夫

前之有所作而前之聖人亦賴乎後之有所述矣如文王之德百

年而猶未治也豈可無繼之者哉祈祈弗克又何論負荷之勤繼

之必在已聞之緒可知也想當年度訓文酌已極綿造之繼與所

有數若禁止數禁猶待武成之夫告弓治既良不可無其繼之續

繼之必其未竟之業可知也想當日杜城青歲已建本枝於不接

所猶繼者美傳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所基豈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有釋而已無所為繼此誠古帝之公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人耳自禹以下始有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之也誠繼之也况我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其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而民始附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伐也豈非極感之下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言之陳師則野有武而若可無公大詰聖門有公而若可無武此

繼之足以分著者也乃敬勝義勝武勝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先享先公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兄弟之二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嗣矣以武周而合言之發業散財有公而不可無武制禮定樂有

武而不可無公此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者武克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此清美之奇猷矣夫然後文王之德乃行於天下也言王不基繼

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見文王必待武周之繼而後可銘錫經義論古有識

大題文萃 薛傳均

由渴至於三句

孟郊一折 疾苦

由渴至於武丁二句

拔萃集 王廷璣

1

